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三集卷十至十三

御製文三集卷十

題辭

王鈞倆待漏院記題辭

待漏院記理正言明膾炙千古無可雌黃然彼在臣言臣知一而未知二故題之辭

記中歴蔵相臣賢者一邪者一庸者一列為三等亦既彰往者規將來可以為執政者之龜鑑矣但所謂一國

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則吾不能無疑焉夫此三等之人豈能自用用之者君也若為君者不能自用其臣而或資於人焉則賢者不成其為賢邪者益肆其為邪而庸者且將自喜其為庸矣是則一國之政萬人之命不懸於宰相而懸於為君者明矣然而識此三等之人豈易易乎必存於心者克已而復禮接於物者大公而至明茍不如斯三等之人紛陳於前而無所主張去取天下之政將日壞而不可收拾非相臣之罪乃為君者

之罪也禹偁所云君逸於上臣勞於下當與王褒所云為人君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之語並觀之然亦終無可逸之時則其義見於周公無逸之篇兹故申繹其義而題之辭以戒後之為君者且以自戒也

再題樂律全書

朱載堉樂律全書之謬已見前論兹一再閱其以曲調譜古歌者立我烝民之歌乃調寄豆葉黄而合康衢童謡與老人擊壤歌為一章者其思文后稷章乃調寄金

字經附以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八句為金字經之二皆𨻶轃而成至南風歌為調寄鼓孤桐先以古琴操返彼三山兮十六句而繼之以南風之薰四語更屬狂誕考舜歌南風見於樂記有篇名而無其辭韓非子淮南子史記皆是秦及西漢人未見其辭也鄭康成禮記注云其辭未聞是東漢亦尚無其辭也解慍阜財四句始於家語及尸子孔穎達正義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亦斷為此詩今

無是則南薰一曲漢唐人尚疑之惟輔廣以為家語必有所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為得聖人之意云云尸子為六國時人家語乃孔氏所傳且歌詞尚髣髴喜起之遺未可定斷為非虞廷雅奏若返彼三山兮十六句出自古琴操乃晉孔衍所編其書今已惟見於諸家類書所引唐吳兢謂琴操紀事好與本傳相違朱子曰琴操一書載堯舜文武孔子之詞尤謬知者可一覽而悟也是琴操之紕繆古人早有定評今細核其

辭首所云三山即尚書之壺口雷首太岳孔安國傳以為三山是也漢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均以為地近蒲坂故緣舜都而附會其名其下文鋪敘五老及黄龍負圖之事則出於論語考比讖春秋元命苞皆緯書不足為證其語如後世侈陳符命者所為豈堯舜授受而出此且明云案圖觀讖讖始於秦盛於東漢三代之書無讖字也擊石拊韶鳥獸蹌蹌鳳凰来儀乃尚書益稷篇句凱風自南下同衛風其出於魏晉人僞作不辨可明

凱風即南風見爾雅使舜果有此句郭璞注雅何以不引而獨指衛風且凱風南風不應連舉解愠阜財何返悲喟宋郭茂倩樂府雖引之尚為兩章載堉不但不知決擇且妄以贋詩冠於南薰之首以合於俗樂曲牌名實為昧古義而侮聖言矣若秋風章乃調寄青天歌雖全用漢武帝辭然漢代歌辭見於漢書樂志及諸籍者不下數千章載堉何以獨譜秋風辭考明徐學謨識餘錄稱載堉之父厚烷以進壽表失稱臣及剏二仙廟育

才等館皆上僭無狀降發鬲牆且謂其好為詭故不情之事欲以釣譽取名載堉或因其父獲罪不無怨懟之意漢武求仙嘉靖好道載堉或竟寓意於此亦未可知也夫援古入俗固載堉之謬樂記云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載堉不知古聖人致治之道又乏考古之識鹵莽滅裂真無知妄作之尤者是於樂理已失豈足與言正始之音哉因載明其謬並命以其四譜如宮商三百之例以一字一音譜以正調其載堉杜撰所為之四章亦

按其宮商勒為一編俾知音律者一覽而知其妄庶亦復古之一端耳

識語

大宛馬識語

歲乙亥準噶爾平越明年左右部哈薩克以次内附又明年使臣入覲隨獵有詩紀事並加按定哈薩克為漢之康居又越二年哈薩克來貢馬因以成歌仍謂之大宛者以自古相傳大宛產善馬也夫西域諸國何地不

產馬而大宛獨擅其名漢時人足未履其地僅聞其名
阻閡曶昧遂以為大宛所獨耳不寧惟是即我朝西極
未定之前準噶爾所貢馬率謂之大宛向按大宛部落
彊域附庸者多哈薩克當是其部中之一國非臆說也
史記載康居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則康居固他人
之屬國耳張騫使月氏為匈奴所閉及亡抵大宛而大
宛遂能為發導驛抵康居是康居本聽大宛役屬也唐
書載石國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漢書所謂康居小五

王之一而唐顯慶中以為大宛都督府亦其一證故哈
薩克以漢語言之則為康居自其服屬言之則原大宛
近三十年来軍史塗經貢使踵接汗血之馬服皁獨樹
之蹟寄題非如前代鑿空者比此歌與丁丑按語固相
印合不得以異同致疑矣幾暇重書是卷因識之

臨吳琚尺牘識語

右臨宋吳琚尺牘内有襄州之行非所憚也不謂以常
式辭免就降改命云云按宋時授官後率多上表辭免

迨朝命再下乃始就任甚至有數次及十數次者殊可鄙笑且空缺既久固不曠官乎夫上之行政用人下之服官陳力胥當以誠意將之庶為各盡其道可以正朝廷而化民俗彼隱居高尚者無論已如既受祿於朝則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安得為循例具文以示謙退而博虛譽且一代相習成風豈非上下相率為偽其政事有不叢脞者哉教廉興讓固不在是也予是以臨御以來於凡大小臣工無不量材器使隨時黜陟以期有裨實

政即如向來京察大典三品以上大臣俱親加察核而諸臣例須自陳求退以俟上命夫既隨時黜陟奚待自陳待自陳而後黜陟則平日之曠厥官者不知凡幾然較之宋時似此常式辭免猶非盡出虛飾而予尚停格弗行從不肯務此等具文之舉蓋人君以至誠率下猶難還淳返樸況導之以偽耶至如宋之詞臣行制逞私意而快恩讎致啓門戶黨援之習尤為粃政如蘇軾之賢尚不免此況他人乎我朝一切無之實足超越前代

向於詩文中屢辨之兹閲琚書重臨此本並識

重定元搨石鼓文次第識語

周宣王獵碣十今在太學戟門下旁音訓一碑元國子司業潘迪撰依施宿序次者也歲已已曽搨本題長句匣貯乾清宫越癸卯得此元搨本趙孟頫音釋乃依薛尚功序次者也復題長律並命儒臣跋於後兹幾暇兼取舊藏太學者相校則甲乙參互檢閲為艱思折衷以定一是夫石鼓之聚訟久矣蘇勗竇臮張懷瓘韓愈蘇

軾以為宣王鼓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董逌程大昌以為成王鼓鄭樵以為秦鼓馬定國以為宇文周鼓然自元至今定為宣王鼓無異辭者以車攻馬同合於小雅故也則避車既工避馬既同為第一鼓無疑矣其下曰避車既好避馬既駐即小雅之田車既好四牡孔阜也蘇軾詩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舉第一第二鼓之文也鼓在鳳翔荒野人方取以為臼孰從整齊而行列之宋在稽古閣金在王宣撫宅誰能摩挲

而排比之元皇慶始移國子監至元間潘迪作音訓孟
頫在迪前故取薛說當南宋偏安舉中原而棄之淳化
閣帖購自榷場定武蘭亭輦歸金府薛鄭諸人徒於紙
本想像髣髴各以意為之何如潘迪之親見兹石為審
也因準迪所次改訂前後并於孟頫注中標明令定第
為幾鼓俾石墨相符校讐更易不没其舊不戾於今斯
善耳石鼓三代法物還取三代雅詩印之况十鼓具存
顯顯如是薛鄭何取焉即儒臣舊跋之敘而不斷亦泥

也不寧惟是事毋蓄疑政貴崇實倣井田封建之制且取未見井田封建者如劉歆王安石所論說以治天下其可乎哉乾隆己酉長至御筆重識

五代胡瓌番馬圖識語

右五代胡瓌番馬圖髙寒潤遠筆墨雄偉非近代畫家茶弱纎肖者所可幾及的是神品後有郭雍跋乃倣昌黎畫記句調成之夫古文之道主之以理行之以氣徒規規橅倣得貎遺神究何取焉近題瓌卓歇圖詩即以

重儓斥之矣又有兀顔思敬跋亦於蒙古有貶詞考之輟耕録金人氏族兀顔曰朱夫完顔烏古論之類自係金源人之本姓譯以漢字已失其本又何有於曰王曰商乎此輟耕録之衋言也且思敬身本金源入元從明當洪武六年距順帝歸應昌僅五年北元猶行宣光年號而心忘故國口多微詞士品至如此又何以為文章之本哉予非詡鑒別之精葢示古文之法與作古文之本因端以發其藴俾學者共覩一二云庚戌初冬重閲

再識不欲書其後命董誥書之

書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卷識語

偶覽所書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榔諭以吳三桂之擒桂王由榔與阿睦爾撒納之欲滅達瓦齊事適相同蓋彼時洞見逆賊蓄心竊據已久然非藉天朝聲靈兵力必不能速成功以逞其私故其為我宣力正所以自為謀古来奸雄類皆如是總在人君有以燭其隱微不事億逆而狡獪技倆自無所施耳因命將阿睦爾撒

納所奏二摺繙譯清漢並其本文附録卷末以示萬世之馭遠夷者乾隆甲寅冬八十四老人御識

歴年上元鐙詞冊識語

歴年上元鐙詞冊識語之作乃識過非識佳也夫清平之世上元佳節為君者幾暇之餘摛詞以紀乃事之宜何過之有而予以為過者非遜語實誠言也總計予六十年之中得詞四百一十二首已涉杜甫之譏然予自以為過者尚不啻此蓋詞冊之書共成三十二冊始於

于敏中手蠅頭小楷以進者辛未以前章之數原不論
然其時尚有奉
懿歡事巡方撫新降諸盛典至敏中不能書命董誥繼
書以後在辛丑則外歸者益衆而侈節者增繁是非予過
其誰之過哉爲人君者一偏於喜事好功增華飾盛之
念未有不黷武事而詡昇平者予雖慎未至此而不得
其志幸灾樂禍之人保無爲此論者乎思及此而予之
過更不待人言且自以爲甚矣且伏羲六十四卦分詠

八章以為成數則始自戊申為予七十八歲之時七十八歲可謂老矣要平聲以八年於可必不可必之間茲竟與廿五歲期滿六十年之在位同荷天眷以成符望則予之感恩勅已懍懍危懼豈言語所能盡者哉則此識語所云識過者允出於誠而識過即所以識佳且即所以識幸觀此文者庶有以諒予乎

書後

書宋孝宗賜曾覿書冊後

宋孝宗所為乃庶人之孝匪天子之孝向已論之詳矣茲觀其賜曾覿書唐太宗與張元素論隋主好專之事益足以知其無有為之志徒恃臣下之盡職以便已之高拱圖自逸則所謂匪天子之孝豈吹求哉夫自專細務不任羣臣固無致治之理然居君師之責者一任羣臣為政不明察以專賞罰又安能率作興事以熙庶績哉書之稱堯曰欽明稱舜曰文明蓋必明察以照物然

後能專以斷信賞必罰於以董正百官致治四海也然所謂明察者豈易言哉蓋欽者敬也文者達也敬於心而達於物堯舜之所以為明也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無所用其照若其以苛為察以刻為明必致寄耳目於宵小適足以自蔽非堯舜之明出於欽文則其專也更必有私以間之隋主之失實在於此唐太宗張元素並未論及亦可謂失言矣雖然更有一說蓋明者為人君所必當勉而為臣者所深畏者也臯陶之賡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為臣者能如臯陶者有幾則可知不欲其君之明者多矣則可見張元素之言唐太宗有所被其誤矣太宗為明君尚如此不及太宗者可不慎哉近巡經直隷處分滯獄一事頗有類此近因巡城御史穆克登額等奏緝獲王二等三犯供出隨同馬十等行劫建昌縣錢鋪一案事閱兩載有餘已獲正犯十餘人而尚未審結殊堪駭異隨將馬十提至行在交軍機大臣等審訊始知案犯於上年十月內已提至省城而臬司並不親訊僅委之首府首府又委之首縣該縣又未全訊各犯僅抄撮原供具稟以冀搪塞了事總督亦未飭催置若罔聞似此劫盜重案任意延挨此豈尋常玩誤可比不得不將劉峩等分別降革拿問以示懲創並傳諭各省督撫

共知警凜毋蹈前車之轍而此冊適隨行笈幾暇偶觀爰申其說如此不欲書曾覿冊後故命董誥書之

書韓昌黎答李翊書後

昌黎平生得力處在此一書而其撮要示的又莫過氣水言浮物數語然有引而未發者焉是以申而論之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者何氣也道者何理也器者何物也道存斯理存理存斯氣盛氣盛斯物之大小必浮昌黎但言氣貴盛而未言理貴存

是故理以率氣氣以運物化而裁之推而行之匪啻為文天下萬事萬物無不備於是也然昌黎雖未言及理豈氣之外別有所謂理乎蓋氣實有正有邪理之氣為道心正也欲之氣為人心邪也孟子云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氣何由塞理運之也理何由運道貫之也惟精惟一養氣即養道心也昌黎因文見道庶幾在是夫豈論文而已哉

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唐風圖跋

唐風十二篇高宗書馬和之畫俱全張丑曾載之清河書畫舫馮銓摹其書入快雪堂帖予嘗再臨且為補采苓篇名者也近始得之則二字具存後更有唐國十二篇五字鐫者脫之耳溯學詩堂彙蔵作記二十有二年續得周頌閔予小子之什亦已七年神物必合仍歸之堂筍因思此皆晉詩也本其風俗儉而用禮有陶唐氏之遺風故謂之唐風高宗在臨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徒以西湖為銷金窠囮知蟋蟀山樞之義矣不務返晉為唐而乃錯杭作汴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也晷長幾暇撫對眞蹟今歲年豐人樂予將推恩盍下歲聿其莫好樂無荒願與吾億兆共之辛亥長至御識

重訂熱河考跋

右熱河考乃乾隆戊子秋駐山莊時所作內云黃河之源自星宿海蓋據康熙年間侍衛拉錫等所窮但至星宿海而止即指為河源是以

皇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亦以鄂敦他臘漢云星宿海為河源也迨壬寅歲命侍衛阿必達往窮河源親履目覩復命詳奏予始知星宿海尚非真源其西南上游一河蒙古語名阿勒坦漢云金郭勒漢云河其水黄色迴旋三百餘里入星宿海合流而下至貴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蒙古語名噶達素漢云北極齊老漢云石其崖壁黄赤色上為天池醧流百道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斯為中國黄河之真源也至羅布

淖爾漢云蒲昌海伏流地中至此復出是又為阿勒坦郭勒之上源於是考詢始明確因著河源詩文並命館臣詳訂前史載記之訛輯為河源紀略一書刊行頒布以決疑而傳信然兹事體大理博彼桑欽酈道元輩拘墟耳食無足論已即元史有星宿海為河源之文亦失之疎而誤譯鄂敦為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之故耳使非若今日之版圖式廓予之精通蒙古語及漢文更詢之親履目覩之人率欲正千古之訛傳得其確實不亦難

哉因閲舊考河源未臻更誌續得真源梗概如右乾隆

甲寅孟秋御識

御製文三集卷十

御製文三集卷十一

辨

絲竹辨

桓温之與孟嘉徒以聽妓而論絲竹之不相及世且傳以為佳談而不知其不知樂之甚者也夫樂者何天地之常經人物之正理也咸池大韶之法後世失傳其僅傳者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四事而萬古為樂之法

無不該盖絲之出於手竹之出於口其遞不相及理固易明至所謂不如肉之説肉者人也絲竹皆和聲依永之物其不如永言言志之人亦已明矣而温乃因聽妓以較其長短嘉遂以情欲之私言其遠近是媟燕好之私失古聖之旨靡曼之歌委隨之舞皆由是起矣桓温奸雄固不足齒孟嘉稱名士其論樂乃畢畢出此反致一座洛嗟爾時世道人心率可知矣

幼讀論語至孔子吾不復夢見周公解之者咸以為孔子盛時曽夢見周公老而衰則無復是夢未嘗不疑之然不得其說則亦置之今老矣於學於理頗有所進不忍置此疑而不明作夢辨

夫夢者無何有之事也真人不夢尚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如孔子兩柱之夢非夢也乃前知也類乎是者亦不一而足吾悉以前知概之若夫高宗版築之夢吾固已疑之而著論於通鑑闡要之書蓋二典三謨無所謂

夢之語至周禮乃有占夢之官而其說始紛周禮非聖人所作也以予論之夢雖無何有而緫不出於思思者情之逺也真人無夢葢不牽於思也然思有有涉者有無涉者若飛而行水而履火之侵崖之墮獸来噬鬼来攫龜之毛兎之角幽漠瀞汨覺則皆無不可紀極此則觭夢而已豈實有哉其有涉者必其所宿識如父子親友之類設非宿識無夢之理見其祖者夢其祖至於髙曽則不能夢也此則思由於心想其形然必宿識其形

者耳若孔子之夢周公葢由心想乎而吾以為必無之
事亦在此耳夫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
肘是雖出於想像者言然尚有形之可擬也若夫周公
之容為皙乎為黔乎其貌為姸乎為媸乎身之直為長
為短體之横為肥為瘠是均不可知其為何形然則孔
子何以夢之葢孔子自嘆至老而終不能行周公之道
故曰不復夢見而已不復夢見者不能復行其道是即
衰而已是即俗所謂非夢想所及而已是即嘆道之衰

而非嘆身之衰而已且身有盛衰心豈有盛衰乎凡人尚如是而況聖人乎若因身之衰而並道亦失之非聖人之事也楊簡撰易傳於无妄之九五直引以為孔子實不復夢周公此誠不值一噱若倪瓚自詡其畫以謂非王蒙所夢見則尚近之宋楊簡易傳於无妄之九五以為孔子不夢周公不知其幾年矣云云是實以孔子曾夢周公此與膠柱之見何異内府有倪瓚獅子林圖其自跋云與趙君善長以意商榷真傳荆關遺意非王蒙所夢見此雖尋常習熟之詞却與論語不復夢見語意較為近之蓋謂非其所能即為非其所夢見也所謂孔子嘆道之不能行

亦如是而已矣即如言今之政治余以為不能夢見堯舜豈余曾夢見堯舜乎因並識之以俟明於夢者

碑文

重修蒐山隆福寺碑記

蒐山隆福寺當昌瑞山之坤方或曰龍福或曰隆福其傳不一而今以隆福稱亦已久矣寺始於唐葺於遼修於金明其興廢見於前人碑碣而特詳於乙丑汪由敦之記然不過穴

居緇流棲處而已非大刹也癸卯秋往
盛京瞻謁
福陵
昭陵見實勝寺在前處以喇嘛默思其義盖以國家定
制中外蒙古諸王公凡過
陵者無不瞻拜而蒙古敬佛用以起敬延福奠安洪基
意深遠矣歸而命內府就此寺用
盛京實勝寺之例拓而新之以為

昌瑞山前屏而由喜峰口赴京諸蒙古視若
盛京之實勝寺以之闡黃教綏遠人何一非勉繼繩卜
永基之為哉夫此
山陵乃我
世祖行狩于田
親臨所相度也雅頌所稱高山
天作陟巘胥原蓋扶輿清淑之氣鍾靈毓粹用兆丕基
以建萬國聲靈之極以貽我子孫奕禩無疆之庥非若

前代陵寢委之將作聽之堪輿者比寺距
兩陵各十餘里傍有行宮展謁先期必駐此澄心齋宿
質明將事永惟我
世祖
聖祖經綸締搆之艱繼序紹庭之重佛時仔肩覲
光揚
烈將於是乎僾見愾聞焉於是乎儲精希
佑焉其敢不欽乎敢不惕乎寺之緇流白足弗稱國家

體制則處之村野別寺甲辰春鳩工庀材丙午秋竣事

莊嚴佛宇密邇

鼎湖大厦雲構霱乎見穆清之宇淵乎登肸蠁之庭所謂隆也吉蠲孝享詒爾多福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所謂福也夫不以一人之福為福而合億兆人之福以為福此名與實之所以副而非侈岡陵松栢之頌為也然則承是隆福者其亦惟一日二日兢兢業業以無忘我祖櫛風沐雨之勞丕顯丕承之緒以勤思中外億兆生

靈託命之重庶幾隆者益隆而福亦垂裕萬年矣是為記

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碑文

昨記平定臺灣生擒二兇之事亦既舉平伊犂定回部收金川為三大事耑文勒太學其次三為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內地懐慚弗鄉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固弗稱勒太學然較之內地之次三則以孤懸

海外事經一年命重臣發勁兵三月之間擒二兇定全郡斯事體大訖不可以不紀因思熱河文廟雖承德府學耶而余每至山莊必先展拜廟貌秋仲丁祭常遣大學士行禮則亦天子之庠序矣且予去歲籌臺灣之事日於斯天佑予衷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以行及簡精兵近萬亦發於斯而諸臣涉重洋冒艱險屢戰屢勝不數月而生擒二兇且無一人受傷者是非

上蒼默佑
海神助順曷克臻斯則予感謝之誠兢業之凜亦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籌於斯發於斯臻於斯
文廟咫尺我
先師所以鑒而呵護者亦必在於斯記所謂受成告成正合於斯地也則平定臺灣告成熱河
文廟所為禮以義起非創實因且予更有深幸於衷而滋懼於懐者予以古稀望八之歳五十三年之間舉武

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緬之事以其地卑濕瘴癘我軍染病者多因其謝罪求罷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近據雲南總督富綱奏報緬甸謝罪稱臣奉貢之事命送其使至熱河將以賜宴施惠是則此事又以善成於斯矣夫奉天治民百王誰不為天子而予以涼薄仰賴祖宗德施受天地恩眷獨厚近八旬之天子葳八事之武功於古誠

希示後有述使一事尚留闕欠予之懷慚終不釋也自
今以後益惟虔鞏持盈與民休息敢更懐佳兵之念哉
夫
天地天子之父母也子於父母之恩不可言報中心感
激弗知所云已耳繫之辭曰
瀛壖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畧章
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閞中國紅毛
初據鄭氏旋得恃其險遠難窮兵力每為閩患訖無寧

息

皇祖一怒遂荒南東郡之縣之闢我提封一年三熟蔗
著收豐漸興學校頗晋生童始之畏途今之樂土大吏
忽之恣其貪取臺灣遠隔重洋風濤冒涉其始陞調之員原以為畏途既以該郡物產豐饒頗
獲厚利調任之員不以涉險為虞轉且視為樂土如近日福康安等參奏文職自道員以至廳縣武職自總兵以至守備千總巡查口岸出入船隻於定例收取辦公飯食之外婪索陋規每年竟至盈千累萬而督撫大吏輒諉之耳目難周不能詳查於是益無忌憚玆據參奏不可不分別嚴加懲治以儆官邪而申國憲既嬉
其文復恬其武匪今伊昔叛亂屢覯向辛丑年昨丙午

歲一貴爽文其亂為最地方文武既皆習於怙嬉則文員祇知飽其欲壑豈復以撫字為心武員甚至縱兵離營牟利並自總兵以下各衙門設立四項聽差名目多者三百人少亦三十餘人存營之兵無幾又豈復以操練為事以致奸民既得藉口吏無畏心煽誘愚民屢形叛亂其甚者如康熙辛丑年之朱一貴及昨丙午歲之林爽文糾衆戕官拔城僭號更為罪大惡極水陸提督發兵於外林爽文滋事之始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一同帶兵渡奈相觀望賊益張大海謂可即時撲滅不意南北互相觀望遂致賊勢日益披猖天啟予衷更遣重臣百巴圖魯勇皆絕倫川湖黔粵精兵萬人水陸並進至海之濱上年正月雖燭於幾先命李侍堯代常青為總督而

以常青為將軍專司征勦常青究未經行陣祇能保守府城不能奮加勦賊幸
天牖予衷六月內即諭令福康安入覲熱河繼而常青亦請旨另簡重臣代已隨於八月初命福康安為將軍海蘭察為參贊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人並即調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湖南兵二千貴州兵二千水陸並進以待福康安至彼領勦

至海之濱崇武畧駐後兵到齊恬波徑渡一日千里以遲為速叶百舟齊至

神佑之故福康安至厦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舟連次遇風阻回復在崇武澳守候逾旬適四川屯練與廣西之兵先至而風亦轉利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兵船共百餘隻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日而達其始似覺遲滯而既渡之後所向無前轉得迅蕆大功信非
神靈佑助何以至斯

馳救諸羅羣賊蜂擁列陣以待不值賈勇如虎搏兔綮角朧種頃刻解圍義民歡動維時賊匪久圍諸羅聞大軍既至亦蜂擁迎拒福康安海蘭察及巴圖魯等即日統兵前進勦殺無算立即解圍義民等無不歡欣踴躍出城迎師斗六之門為賊鎖鑰大里之杙更其巢落長驅掃蕩如風捲籜夜携眷屬内山逃託斗六門為賊門戶最稱險要官兵乘銳立拔隨即擣其大里杙巢穴林爽文膽落連夜携其家屬逃至埔裏社埔尾一帶遂成釜底游魂矣生番化外然亦人類怵之以威賚之以惠彼知畏懷賊竄無地遂以成擒爽文首繫先聞林爽文計窮即欲逃入内山而生番狙獷未必能喻利害或將逆首藏匿則難速藏

預命福康安既怵以威復賚以惠生番等果即傾心効命協同官兵社丁人等竟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之地將林爽文生擒解京俾元惡不致漏網可知凡有血氣無不各知自為顧所以經理者得當否耳

狼狽為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居上臨下叶海口遮羅山塗關鎖遂縛大田略無遺者叶

林爽文逃入內山勢已成擒莊大田在鳳山一路竄伺府城慮其事急遁海而逸乃福康安悉心籌畫預令烏什哈達帶水師兵丁絕其去路而分巴圖魯等為六隊各自山梁挨次排下四面合圍適值順風烏什哈達水師之兵連檣而至沿海密佈莊大田逃竄無路立即就擒并其頭目四十餘人無一脫者又殺賊衆二千餘名又有逃入柴城瑯嶠各番社者三百餘人被生番等立即擒獻伏誅於是賊匪一時殲戮殆盡合郡頓稱平定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曰福

康安智超謀深曰海蘭察勇敢獨任三月成功勳揚古今既靖妖孽當安民庶善後事宜康安並付定十六條諸弊祛故永奠海疆光我王度此次臺灣用兵其始不能滅賊非盡由士卒怯懦之故亦由領兵者不得其人遂至稽延時日若福康安之智謀算無遺策海蘭察之勇敢所向披靡可謂一時無兩而又同心共濟以此士卒用命勢如破竹未及三月而大功告成洵能不負任使至於平定之後不可不亟籌善後之方以為永靖之計嗣據福康安奏定祛除積弊十六條俱能悉心籌酌切中肯綮已令大學士九卿議行以後地方文武實力遵守海疆庶可永慶安恬矣　凡八武成蒙佑自天雖今耄耋敢弛惕乾如曰七德實無一焉惟是敬勤

勵以永年

敕建永福寺碑記

永福寺倣隆福寺而建也寺在良各莊行宮之西有山磅礴蔚然而深秀曠然而坦平土厚泉甘若拱若衛於淨境為宜舊有寺一區誌不載其所由始制頗庳陋爰於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春命將作擴而新之即山之麓因勢高卑崇閎傑峙複殿連屬繚以周垣翼以廣廡寶坊彤樓對屹矗起薰修之室守視之所罔不咸具門前

流八功德水虹梁亘度宛然祇林王舍之區也屋凡八十楹費帑金十八萬九千有竒五十三年戊申冬落成寺之所以建者以其地近

泰陵每過祇謁

橋山先憩於此齋心攝神以凤嚴對越之敬亦如隆福之於

景陵也兩寺之俱以福名者厥有義洪範之九嚮用五福衆人之所同也乃先於其五建用皇極歛時五福言

乎皇極之福不與人人同至於錫厥庶民又無不與人人同之也故自一人以推及於九族百姓下至億兆黎民而其福始大自一身一時一事以引之世世萬子孫而其福始長洪惟我

皇祖御宇六十一年

聖德

神功上蟠下際儲祥錫羨崇鴻峻極亦既與

天並隆矣我

皇考有作而述之有堂而構之凡所以創制顯庸貽謨
垂裕若
實録
聖訓所載
諭旨所頒予小子所問安視膳見知而欽承者皆有其
量百世其量萬世之規焉此斂福錫福所為永永而無
極也大雅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而歸本於世德
作求世德者永福之源也抑兹地佛氏之宇諸佛經典

每言福輒曰福徳亦洪範所云予攸好徳則錫之福也

予仰承

祖

考篤祜福集藐躬將躋八袠矣幸際五代積慶四海綏和而夙夜兢兢惟好徳是亹所藉以攄

弓劒之慕展水木之思慎徳永圖以為福基者其曷敢

有斁是為記

御製文三集卷十一

御製文三集卷十二

書事

書宋劉清之紀左傳叔向母之事

叔向之母賢母也能訓其子為正人又能知叔虎之母美而惡入聲將生敗子惡去聲之而不使見羊舌職劉清之記此事而所注又不明幾不成句令人不可曉宋劉清之撰戒子通録記叔向母一事引左傳云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纍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云云所注殊不明晰按左傳注不使謂不使見叔向之父羊舌職也又左傳汝敝族也下有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三語為劉清之刪去前後文義幾至不可曉亦著述者之過也然此誤不在劉清之而在左邱明夫姤婦人之惡德也叔向之母蓋能預見叔虎之母雖美而惡將生惡子以敝羊舌氏之宗然從子之諫使往視職之寢果生虎而羊舌氏之族遂及於難是誠仁人能惡人而有先見之明者矣左氏應謂之惡去聲而不宜謂之妬是誠其浮夸而不實也以

致千載之下謂叔向之母果妬焉余不可不正其誣

臣等謹按左邱明謂叔向之母妬後之耳食者遂羣以惡名歸之此不覈其實也夫知叔虎之母美而將生敗子此好而知惡先見之明也非妬也能訓其子為正人可不謂之賢乎從子之諫而使往視寢可終謂之妬乎由前之言則為知幾而能見患於未萌由後之說則為聽諫而亦自明其不妬乃左氏不曰惡之而曰妬其美是沒其先幾之哲

而誣以娼嫉之名此韓愈所以有浮夸之誚也臣

等伏讀

御製於千古是非賢否剖析精微以叔向母之一善足

稱必為之覈其實而正其誣使數千載後幽光潛

德歷久彌彰所以存人心世道之公為萬世褒貶

之法臣等曷勝欽仰悅服之至臣梁國治臣董誥

拜手稽首恭跋

書孟子對萬章焚廩浚井事

辨古人之事而不折衷於理雖有懸河之口炙轂之智徒資踳駁而無當於事如舜之焚廩浚井是矣夫此事始於萬章而成之於司馬遷遂令後世咸以為必有而余則以為必無亦惟折衷於理而已夫舜大孝者也烝烝乂不格姦是瞽瞍與象亦有所回心矣於是帝妻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則是時瞍與象亦不能使之完廩浚井矣且捍笠而下匿空而出是舜預有防矣有所防非孝子之心也中生且弗為而謂舜為之乎使瞍象

果有其事舜亦惟叩首泣血求之於瞍而已求而弗得舜亦必不為申生之勇於從而順命將陷父於不慈所為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舜亦必有以處此矣孟子之對咸丘蒙不曰齊東野人之語乎然則萬章之問亦當以齊東野人之語折之而不答何必費辭後世若劉知幾蘇轍羅泌雖皆見及此而未嘗折衷於理以謂必無其事且費辭余故詳敘而簡論之

書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事

古今鴻戰以少勝衆遂以定天下之基者有三黃帝誅蚩尤於涿鹿尚矣邃古荒略莫可悉紀我太祖殲明師四十萬於薩爾滸别有著論其一則光武大破莽兵於昆陽也獨范曄所記欲張大其事反有未達事理者是以敘而明之

夫莽兵四十餘萬號百萬是誠勁敵也諸將逡巡無定志光武為之圖畫成敗以十三騎出城召兵自將步騎千餘犇敵北其神武勇略為何如既又率敢死者三千

人衝其中堅誅王尋遂以大潰敵兵追奔百餘里解昆陽之圍海内響應而漢家之業遂大定然光武所以能如此者亦惟求是於

天立志不移用能見大敵以賈勇合衆志以成城耳而曄未言及此也乃稱莽軍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威此語則失之不經矣蓋自益烈山澤犀象非中國所有雖有虎豹其去人亦遠終不可如牛馬之類畜而馴之驅而使之戰也曄蓋誤謂黄帝教陳熊羆貔貅為勇鋭

士之號而遂以為實有其事耳路史之注率已明之或曰田單之用火牛非此類乎曰以田單之火牛益足證虎豹之烏有盖牛六畜之一束兵於角束葦於尾可聽人為之穴城出牛爇尾使犇牛必向前奔而敵駭此事之所有也虎豹野獸也柙而畜之或可其能如牛之聽人束首束尾乎一出柙必亂奔横跳或且噬敔柙之人而已上聲軍先自亂其尚能威懾前敵乎予故笑范曄之不達事理而猶效司馬遷之恠誕紀事嗚呼作史可易

言哉

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耑文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憝弗鄉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向之三予惟深感

天恩蒙厚貺次之三予實資衆臣之力得有所成若茲

臺灣逆賊之煽亂乃卒然而起兵出於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臺灣之後歷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餘年之間率鮮卅歲寧靜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未據府城然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藍廷珍率兵七日復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為不可不慎

也林奭文始事之際一總兵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云未能速而失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遲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故始雖遲而終能成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簡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為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勦賊之事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

是幸也是未遲也黃仕簡任承恩既至臺灣南北互相觀望兩月餘遂至與賊以暇日以滋蔓幸予於正月初旬值李侍堯入覲即命往代常青為總督而命常青代黃仕簡又隨命藍元枚代任承恩是以郝壯猷於三月初八日自鳳山棄城敗歸立即置之於法常青適於初九日到郡整頓兵威屢挫賊鋒郡城得以無失使常青不即到則郡城必失守仕簡或被賊獲皆未可知是始雖遲而實未為遲也既而常青祇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天啟予衷於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常青雖固守郡城未能親統大兵往救諸羅藍

元枚正籌會勦旋以病亡又幸予於六月內早令福康安來覲熱河即命於八月初二日同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馳赴閩省並預調川湖黔粵精兵近萬人分路赴閩維時諸羅被圍日久糧餉火藥道梗不能運送若非 天啟予衷及早命重臣統勁旅前往幾至緩不濟事是常青等救諸羅雖遲而予所辦亦未為遲也

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阻風風略定而啟行又以風遮至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

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轉遮至崇武澳停泊似覺遲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俱至而風亦適利遂於二十八日申時放

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配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旬日內頓解諸羅之圍繼克賊巢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而計其成功又未可謂遲也 夫遲之在人而

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有如昔年開感論所云者予何修而得此於

天地神明之錫祉哉如是而不益深敬畏勤政愛民明慎用兵則予為無良心者矣予何敢抑又何忍乎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凛

天命屏已私見先幾懷永圖方寸之間日日如在三軍
前而又戒掣肘念衆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
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藉以屢成大勲此非
天地神明之佑乎亦豈非弗失良心得蒙
天鑒乎福康安等解圍殲賊以及生擒賊渠諸功績已
見聯句之詩之序兹不贅言獨申予之不得已用武又
深懼用武之意如是以戒後世占驗家以正月朔旦值
剥蝕為兵戈之象遠者固無考自漢至明屢逢其事然

亦有驗有弗驗元旦日食自漢迄明有四十七具本係政治廢弛及僭竊偽朝無論已如唐之太宗宣宗元旦日食其年俱寧靖無事至宋仁宗四十餘年之中元旦日食者四最後嘉祐四年亦無事此其弗驗者也惟寶元元年元昊反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皇祐元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寇邕州又元代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元旦日食是年廣西上思州土官黃聖許結交趾為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此其有驗者也若昨丙午可謂有驗矣以予論之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剥蝕亦可筭而定也既定矣其適逢與不逢原在依稀儻怳之間且亦乏計預使之必無也若使之無是為詐也不惟不能避災或且召災故史載宋仁宗朝第二次

康定元年春正月朔當日食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夫日食必當在朔可知古稱月晦日食者多移閏曲避之術耳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在見幾而作先事以圖遲不失於應幾速不失於不達惟敬與明秉公無私信賞必罰用兵之道其庶幾乎夫行此數端甚不易矣知不易而慎用兵又其本乎凡軍旅事必當有方略之書書成即以此語冠首篇亦不更為

之序矣

御製文三集卷十二

御製文三集卷十三

書事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昨生擒林爽文則勦滅逆賊事可稱蕆大端茲生擒莊大田則肅清臺灣事方稱臻盡善二逆狼狽為奸得一而不得二餘孽尚存慮其萌芽且彼既聞首禍被獲則所以謀自全而俾逃生入山固易追赴海則難捕矣是

以先事周防屢申飭諭莊大田在南路距海甚近不慮其入山而慮其入海則追捕甚難因屢次降旨令福康安等慎防其入海之路思慮所及隨時預勅玆福康安盡心畫策凡港口可以入海者無不移舟設卡因聞莊大田帶同匪衆俱在紫城初二日欲往蚊率社經番衆極力抵禦復行退回初五日黎明官軍由風港發兵越箐穿林遂有賊匪突出拒敵我兵迎擊海蘭察率領巴圖魯侍衛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生擒一百餘追至紫城賊愈衆多然恐攻撲過急莊大田或臨陣被殺或乘間竄逸轉

不能悉數成擒福康安分兵數隊以徐合攻自山梁佈陣抵海岸適烏什哈達所率水師得順風連檣齊至沿海進圍水陸合勦自辰直至午刻殺賊二千餘羣賊奔潰投水屍浮海如雁鶩而獨莊大田伏匿山溝以致生擒是豈人力哉

天也二逆以么麽小民敢興大亂殺害生靈無慮數萬使獲一而逃一未為全美斯皆生致闕下正國法而快人心反側潛消循良樂業福康安海蘭察等畫謀奮勇

不負任使固不待言然非
天佑我師俾獲萬全豈易致此耶更查康熙六十年四
月朱一貴於臺灣起事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於五
月由澎湖進兵至六月收復臺灣府城計閱七日於閏
六月始擒獲朱一貴計閱一月餘至雍正元年四月而
餘黨悉勦盡自朱一貴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閱
兩年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其黄仕簡等
前後誤事經一年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

始進兵其間解諸羅縣之圍克斗六門攻破大里杙賊巢至本年正月獲林爽文計閱四十二日繼獲莊大田計閱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共閱一年三月是較之藍廷珍等成功更為迅速矣夫逆賊入内山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語言不通其遵我軍令與否未可知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給之以賞項使知懷其經畫周密賢於施世驃藍廷珍遠甚又得海蘭察率百巴圖魯攻堅陷鋭遂得前後生獲

二因且李侍堯悉心董理軍儲毋誤行陣使不以李侍堯易常青之總督則軍儲必誤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將軍則成功必遲茲盡美盡善以成功於三月之間則上天之所以啓佑藐躬俾以望八之年而獲三捷之速則予所以深感

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自斯以後所願洗兵韜甲與民休息保泰持盈日慎一日以待歸政之年庶不遠矣雖然仔肩未卸必不敢以娱老自怠所為猶日孜

孜仍初志耳

書揚雄法言

偶觀法言用智之句喜其有卓識可謂明哲矣夫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追不及待安用其智然不有未奔沈之先乎是誠明哲者所宜思也既而笑雄之能為此言而不能行夫劉棻為車航之小而莽為車航之大劇秦美新為在奔沈之先乎抑在奔沈之後乎雄何不思於奔沈之先以致生而有投閣之驚死而蒙莽大夫之謚則

是雄之為言仍虛飾之車有繫之航耳吾於是知言顧行行顧言之為難也且以知立言之不可不慎也

書晏嬰叔向論齊晉事

晏嬰叔向齊晉之賢大夫也其論齊晉為季世將不延厥祚而為異姓所有如燭照數計而龜卜後之讀是篇者無不以為韙而吾獨以為非非非其論之不中去聲而正論其論之中為不韙也夫齊之將移陳氏晉之將分三家兩國之存亡繫焉君棄其民以樂慆憂是自取其

亡也大夫者與國同存亡者也不知者愚不足誅既知之矣不亟諫其君思所以防患存國是不忠也諫而不從死其職為上辭其職為次二子不聞有此也徒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且私議其君國大事於異國之大夫是可謂之與國同休戚之人乎子為父隱臣不當為君隱乎有識之人將鄙之二子自居為有識者乎無識者乎故吾獨以其論為非亦責賢者備之意云爾夫叔向之言獨重於其私宗而晏嬰所謂陳氏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雖市惠之意耶實亦難為繼也世之好名者固不無施惠之心然亦必量入為出為其可繼陳氏以私恩小惠籠絡人心容有其事若必如左氏所云齊舊四量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按杜預注陸德明音義解公量豆四升四豆為區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四升釜十為鍾六斛四斗家量登一豆五升積至於鍾為八斛則多一斛六斗是家量較公量加十分之二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貸者如鶩入不償出勢必難繼陳氏先自貧矣是左氏欲藻飾其詞而不知其出於情理之外浮夸之誚有由来也且嬰向私議誰則聞之此或出於左氏品藻浮夸之為是則嬰向之語並不能不疑為邱明之億言或非實出於嬰向者矣

書隋文帝改元事

隋文改元之事昔於通鑑輯覽但評其好祥貢諛及加課工役之非而於袁充晝夜短長之妄至引京房所說闢之尚有未盡茲故申而論之

夫晝長則夜短夜長則晝短堯典所載千古不易之定論也天不變日月亦不變豈有因世道之治亂而因之有長短之殊哉如其所言則堯舜之時當何如其長桀紂之時當何如其短且自上古以至於今又當有幾多

長短殊節挈壺之士當何以考之此其貢詇無勞更辯矣又所引京房上道次道下道之說更屬囈語夫治易以無私為本京房以有私而治易故其師焦贛即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分卦直日以風雨寒温為候其說踳雜且佚其本而被他人假藉以入者又不知凡幾漢室公卿以為煩碎不可行是也至於其後乃專言蒙氣以為蔽已之賢之兆此非私意而何蒙氣之說治歴之家不甚解至我

皇祖考成之書乃明言其故蒙氣即地中遊氣上騰於太陽未出之前日出後漸次散去日以為常我
皇祖御製歷象考成書内所言清蒙氣差一篇最為詳盡蓋清蒙之氣有厚薄高下由於地勢之殊於人事無關若京房云係賢人閉塞之徵已屬穿鑿附會而且專指為蔽己之賢更為用私可鄙矣萬古有日月即有此氣與人之賢不肖為隱顯何預蓋略通陰陽天道之人不得志舒其憤懣幸災樂禍申己私害公道似房者不少矣符其師言不亦宜乎然此等言世治則少世亂則多亦不可不知

兵部奏凱旋兵丁至京由驛各歸本地營伍紀事

古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爲制兵善策其不及者更役流民使之戰戍皆所謂敺犬羊以飼虎豹殊可笑耳惟我朝用禁旅及東省旗兵以張撻伐是以所向無敵莫不成功茲之征廓爾喀七戰七勝致其畏威降順即明驗也若夫兵部所司不過設驛安頓送往迎迴茲以藏事奏聞亦循例而已豈似明之本兵哉明之本兵以庸儒登科甲游久至司馬不知兵爲何物何事幸逢無興戎資芭苴以飽囊槖不幸有敗𠉀受攻斥以喪首領其

亦可哀可鄙而其國家亦隨以衰滅是不大可慎乎有明自中葉以後諸帝率多怠荒不親政事凡遇軍務委之樞臣至末季疆埸多故尤重本兵之權是以其時國法敵兵薄城則殺大司馬如丁汝夔王洽等皆以備禦疏忽調度乖方寘之於法蓋維時本兵既多庸闇闒冗動掣邊帥之肘而其君又闇於知人委任失當欲求國事不誤其可得耶即今之平定廓爾喀自前秋以至昨夏凡遲速之機進退之宜內而軍機大臣外而將軍參贊皆與一心一力日夜籌畫不為掣肘任其攄衷且沿途之督撫又復屢命繼儲餉供廩給並禁兵役之滋擾勒索是以民不知兵行若無事豈如

前明之所為哉若夫地方官以兵行辛勤捐給勞去聲銀每兵不過二三兩此亦大員以已既弗躬荷戈敵愾以申同仇之誼非行賄也雖弗過而問之而亦未嘗不知但於其與者不嘉其揮霍弗與者亦不責其慳吝而窮兵遠涉邊荒既屢受官賞更得此資助積少成多亦其宜耳若尹壯圖之流又且以為非出官捐皆害民力蓋彼若當兹定出於是庸人豈可與言政哉